月令解　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月令解卷九

宋　張虙　撰

季秋之月

季秋者斗建戌之辰也漢志云畢入於戌則戌畢也

夏正爲九月

日在房

九月之中三統歴云日在房五度元嘉歴云日在氐

七度日與斗建常相合戌與卯合故九月斗建戌則

日在卯房正屬卯也房四星

昬虚中旦柳中

虚二星北方之宿柳八星南方之宿虚與柳正相望也

其日庚辛其帝少皥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無射者月建戌之律也季秋氣至則無射之律應周語云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漢志云

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剥落之終而復始

亡厭已也

鴻鴈来賓爵入大水為蛤鞠有黄華豺乃祭獸戮禽

鴈當仲秋自北而来至是則如賓言来而得所如賓之授館也造物之妙或變或化難以理詰爵入大水為蛤既非可以形求又非可以色求所可得而言者當春發生則鷹化為鳩鼠化為鴽其化者亦不自知其化此春時也當秋冬之時爵之為蛤雉之為蜃非

化也入大水為之此由得水而然也草木彫零鞠始茂盛物皆黄而落鞠獨黄而華此其異也豺之性貪而忍祭獸知有先矣以獸為未足又用禽而戮之凡此用物以紀時也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此當戌上九月位也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内以會天地之

藏無有宣出
國之號令何嘗不嚴至是又申之使無懈惰皆所以
順時也前乎此命百官始收斂今則命百官貴賤無
不務内蓋人之品有貴賤其具天地之性則無貴賤
當天地嚴肅之時務自收斂豈惟貴者當然賤者亦
當然季春言不可以内至季秋則言無不務内皆因
時也天地之氣有發亦有藏人豈能自異於天地藏
則不復宣出矣會猶參也以是而觀人之一身與天

地並立而為三頃刻之中或呼或吸皆有陰陽一日之中或作或息必順晝夜則一歲之中或出或內豈能離春秋之舒慘乎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

仲秋趣民收斂猶未備也至是始備收言無一物之不收也冢宰於此時可以舉五穀之要要如宰夫之治要司會之月要多寡之總數也冢宰將以制國用

不舉其要國用何由而制然此特舉其要而已漢文帝問宰相一歲錢穀出入之數幾何周勃辭以不知是失舉要之職陳平辭以有主者又失舉要之義唐至以宰相領度支領鹽鐵失之益遠矣帝藉者藉田所種之穀以供粢盛也倉謂神倉重粢盛之所委不敢待以常用曰祗曰敬而又飭之無或怠也古人事神之道寧過乎恭毋失之怠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

不堪其皆入室

工居四民之中亦居六職之中國之器用所資也霜降則休注謂寒而膠漆之作不復堅好此末盡古人之意蓋當休老勞農之時凡終歲勤動者無不休矣百工之役使之少息此亦聖人順時之政也夫積陰成寒其氣總至歲時之所同也民生畏寒入此室處亦其情之所同也又何待上之人諄命之而後知所避哉聖人之於民不啻父母之視其子有害必使之

遠惟恐或罹其害也有災必使之去惟恐或陷於災
也痒癢疾痛甚於在已民未嘗以力之不堪告於上
也而上之人探其情言之為是恩勤之教嗚呼仁哉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
天子

上丁上旬之丁丁取文明之盛習吹則以是月將大
饗也春習舞秋習吹注謂春夏重舞秋冬重吹諸解
則謂各舉其一相備之辭竊謂舞之為藝其綴兆疾

舒之節當春習之熟矣惟有聲者隔而不習則聲必
澀古詩所謂久不吹之澀欲無所以仲春之月上丁
樂正習舞矣至仲丁又命習樂注習樂者習歌與八
音豈非有聲者不可遽已邪然則饗帝之前俾之習
吹正為此耳矧秋屬金金有聲者亦因其時大饗帝
者言徧祭五帝也嘗者宗廟之秋祭也以秋祭之犧
牲告備于天子以物成可嘗之時尤所重故也仲秋
視全具至此又告備古人於祭祀誠篤如此不厭其

頫也嘗與烝秋冬祭名不當別求義秋而嘗案原本而嘗上脫秋字今補則月令季秋有嘗犧牲之文冬而烝則月令孟冬有大飲烝之文周之嘗以仲此言於季者彼取時之仲此取時之盛飲烝則烝祭畢而飲也

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

疏云諸侯謂畿外國百縣謂鄉遂是則畿外諸侯以

在遠故合之縣內諸侯則徑施制焉皆欲令受正朔也秦以建亥為正故於九月言來歲之禮百縣在畿內取民之法一定此鄭氏言周禮畿內用貢法是也諸侯則如周禮邦國用助法所以上之人從而制之輕重之法諸侯所取乎下者貢賦之法諸侯所共乎上者遠近所宜則若周禮男服貢器物衛服貢財物之類土地所宜則若禹貢徐州貢土五色揚州貢金三品之類以此為度昭然可考夫人君享四海九州

之奉豈爲一己之私哉盖以給宗廟之事爲主也大
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而一曰祀貢則天下之用未
嘗先於祀事者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
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扑北面
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於四方
周禮大司馬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彼以中秋而此
以季秋中秋則以順時氣季秋則以農隙也夫田獵

之教非觀美也正所以習武備也馬政有國之急務如周禮趣馬巫馬之簡治校人廋人之乗阜圉師牧師之牧養莫不有政馬平時講之熟矣至田獵之時又從而班之周禮夏官司馬則凡馬職皆屬夏官故仲夏班馬政所以順天時也令季秋又班馬政則以田獵故也僕掌車騶掌馬咸駕以馬駕車也旌旐所以為表識授之以級自上而下不可亂行此整設也屏外則天子師田張幕有幕故亦有屏司徒設教八

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誓以犯田法之罰搢扑于帶
以示有事于教無事于刑北面則又以教兵本主殺
也飾戎服之飾也從而厲之所以振揚其威武親執
弓挾矢以獵以萬乘之尊而從事于弓矢以天光之
穆穆而周旋於馳逐之樂則武事日以張軍容日以
壯此田獵之禮古人之所重非若後世視為觀美也
主祠典祭祀者得禽則以祠四方之神周禮秋致禽
以祀祊鄭康成云祊當為方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

物

是月也草木黄落乃伐薪為炭蟄蟲咸俯在内皆墐其

户

炭以禦寒人所資非不急也必待草木黄落之後始取之物既歸根用亦隨宜斧斤以時入山林此亦王政之一也蟄蟲知避殺氣使其首向内嚮知坏户而已今又墐其户坏益也謂稍小之也墐塗閉之蟲知畏殺氣如此人靈於物可不謹所避哉

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

趣之為言督之也為政無取於督趣為獄刑則惡乎淹滯不惡乎督趣自入秋來孟則嚴斷刑仲則申嚴百刑至季則趣獄刑無一時不為刑慮古人以刑為重事諄諄於告戒之間易曰山上有火旅先王以明謹用刑而不留獄旅為不處而聖人以不留獄象之信矣桎梏之苦箠楚之痛望而畏之此豈可留也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皆從而收之亦以順天時也

夫祿秩之不當無時不可收豈獨嚴於秋令天下猶一家耳一家之内凡所給予豈無倖得者豈無過受者予之於前而收之於後予之於平日而收之於秋此亦政也供養之物亦猶是也月令之所食多取乎時之生尅内則之所食多取乎時之肥美不宜則慮其反為已害尤嚴於秋也大抵三秋之政雖條畫有不同然其大指惟務於嚴肅不欲其弛玩而無度惟務於收斂不欲其散漫而無統聖人因時而出政不

如是則幾於逆天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稻即周禮稻人掌稼下地所生者至是始熟故薦之

穀之種最多惟稻之熟最晚薦新於孟秋之月薦晚

於季秋之月或蚤或晚無不薦也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嚏行冬令

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風來至

民氣解惰師興不居

季夏水潦盛昌故行夏令則為大水然其害猶未即見而殃敗乃成於冬大水所積也𠃔嚏之疾亦水氣所成欶盜賊陰類也秋盡則為冬令今未盡而行冬令所謂重陰盜賊之起亦時使然四境之不安土地之分裂皆生於盜賊之多也秋氣肅殺而行春令則風為煖風民失揫斂之義則有懈惰之情師興不居師興則勞民矣又遷徙無常民愈勞也此皆非時之災也

月令解卷十

宋 張虙 撰

孟冬之月

孟冬者斗建亥之辰也漢志云該閡於亥則亥該也

夏正為十月

日在尾

十月之中三統歷云日在箕七度元嘉歷云日在尾十二度日與斗建常相合亥與寅合故十月斗建亥

則日在尾尾屬寅也尾九星

昏危中旦七星中

危三星北方之宿七星南方之宿危與七星相望

其日壬癸

壬癸屬冬注壬之言任也癸之言揆也時萬物懷任於下揆然萌芽因以為日名

其帝顓頊其神元冥

據經惟言其帝其神初不言祀正前漢魏相傳言北

方之神顓帝乘坎執權司冬者顓之為言專也陰盛則靜而專頊之為言正也冬氣升而其位正故帝曰顓頊春為蒼天知冬為元南為明方知冬為冥故神曰元冥

其蟲介

介亦謂之蟲所謂介蟲三百六十龜為之長注介甲也象物閉藏地中龜鼈之屬

其音羽

疏謂冬時調和樂以羽為主羽聚也聚藏宇覆之也

律中應鍾

應鍾者月建亥之律也孟冬氣至則應鍾之律應周語云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漢志云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也

其數六

水數一得土五數故為成數六

其味鹹其臭朽

水潤下作鹹凡鹹朽者皆屬焉氣若有若無為朽

其祀行祭先腎

冬與夏為對人之生不在家則在路夏祀竈賴其養於家冬祀行資其庇於路然行祀於冬者冬歲之終役車其休故冬祀行也祭用牲之藏時各有所先惟冬先腎為本屬若春夏秋與中央皆非本屬當以人六脈之次第求之自右手起以命脈為主於是為脾為肺乃入左手為心為肝為腎故冬先腎也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

此紀十月時候也水流物也至是成冰陰氣凝沍也地堅物也至是合凍亦陰氣凝沍也造物之妙或變或化難以理詰雉入大水為蜃既非可以形求又非可以色求所可得而言者當春發生則鷹化為鳩鼠化為鴽其化者亦不自知此春時也當秋冬之時爵之為蛤雉之為蜃非化也入大水為之此由得水而然也虹天地之淫氣見於春乘陽也藏於冬伏陰也

天地之間無非氣也其曰温厚嚴凝之氣此正也或為慘或為厲或為淫皆非正也

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

冬為元英所以呂氏取之以名天子所居此當亥上十月位也元路路之色元也在天之色則為元在人之色則為黑鐵驪鐵則元色之重者馬純黑曰驪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元旂旂之色尚元也載謂建之

於車周禮交龍為旂旂必有鈴黑衣所衣之衣尚黑色也古六服有元衣元玉玉之黑也服謂冕旒及笄并佩玉尚元色也相玉經云黑倅純漆

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黍火穀彘水畜寒氣不可過故食火穀以減之寒氣不可抑故食當方之牲以存之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齋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

大夫以迎冬於北郊

立冬為十月節迎冬於北郊者人君後天而奉天時當其氣至則出郊以迎所以導之也冬之盛德在水水屬冬也凡見於萬物之藏水之德也親帥羣臣迎之於北郊所以重其至示敬也迎迎其氣耳非有神也或謂即顓帝元冥故迎而祭之注引文曜鉤謂叶光紀

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迎冬還反所行之賞與三時異蓋因殺氣之盛而念死事之人慮其孤寡不得所養從而賞之順時之政於是為至漢羽林孤兒者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他時發以為軍養之將以用之非古意

是月也命大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言釁龜筴則不特龜釁筴亦釁矣古者物成則釁此

當物辨之初而釁焉示新也龜為卜筴為筮龜以卜而有兆筴以筮而有卦兆有象故言占卦有數故言審占兆審卦則吉凶見矣吉凶總承上辭也夫大史日官也以龜筴之事命之可見矣而阿黨之察亦係焉何也意者古之史官實持褒貶之權人臣有罪皆得而大書之如董狐之書趙盾南史之書崔杼則阿黨之罪雖欲隱蔽得乎此古之史官非星翁曆士之比也

是月也天子始裘

隕霜而冬裘具故司裘以仲秋獻良裘以季秋獻功裘至是而天子始服矣天子所服衣以順時為重也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天地交泰故春言和同天地不交否故冬言閉塞和同之時天下皆知春之為春不必告詔也閉塞之時天下雖知之而或有不謹者所以命有司也人苟知閉塞之義則事事物物皆不敢肆矣

命百官謹盖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
盖藏之當謹凡爾百官莫不皆然仲秋嘗以積聚趣
民矣至是司徒循行之無有不斂猶恐有遺利也
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邉竟完要塞
謹關梁塞蹊徑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椁之薄厚塋丘壟
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有國之常制坏之欲其厚固也
有城郭則有門閭故從而戒之有門閭則有鍵閉又

從而修之有鍵閉則必有管籥又從而謹之外而為封疆欲其固又外而為邊境欲其備下至於要害之當完闗梁之宜謹蹊徑之當塞無不致意此九者皆已畧舉於秋至此總而命之則四海九州之廣無有闕漏之處至於喪紀之事此亦閉藏之具故順時飭正之其衣裳棺椁丘壟又因而辨之耳或謂喪紀人之終事以歲之終飭人之終事又謂天地升降辨衣裳之時雖死猶謹曾子易簀似之此皆失之鑿也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霜降而百工休休則無作矣故可以效功也君子不敢以私䙝同其所尊敬故陳祭器而不及燕器凡器有度有程皆從而案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柳宗元深病之以為舍此時則可以為之乎是不然當季春命工師審量之日因其作以此戒之孟冬命工

師效功之日因其成又以此戒之功致者功之至者也功不至則器易壞矣誠則盡心於所造不敢滅裂者情則有不盡之處而功不至者物勒其名久之常存則誠可考矣功或不當必治其罪則情可窮矣古之人雖一器物其不苟也如此

是月也大飲烝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此皆當十月農工之畢故舉勞農之事而其事不一
也烝宗廟之冬祭也月令有嘗犧牲之言有大飲烝
之言烝嘗乃宗廟秋冬祭名嘗犧牲是以嘗祭之犧
牲告備也飲烝烝不可以為升蓋烝祭畢而飲故曰
飲烝言飲此烝也大則非常飲烝祭最盛飲酒亦盛
也天宗日為陽宗月為陰宗北辰為星宗祈年則詩
所謂以興嗣歲也祈年之禮大而簡故不以牲言公
社及門閭則大割以祠之大割大殺羣牲也先祖五

祀則曰臘臘謂以獵得之肉祭之此等之祭總謂之
蜡若別而言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則皮弁
素服葛帶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
則黄衣黄冠要之皆是勞農以休息之也古者君民
一體其借民之力固欲其趨時無怠其愛民之力又
欲其順時少休雖然聖人之治天下不使民一日有
怠心故曰為政日新夫以息老勞農之日宜可以少
休矣而講肄武事不容少弛射御維精必使習而熟

之力有小大使相角而自見故民心但覺其有事而無弛慢者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魚至冬而美故取魚以冬取魚則有賦故水泉池澤之賦命二官收之亦其職也先王之時川有衡澤有虞為之厲禁非為賦設也後世澤之萑蒲舟鮫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守之嚴則征之嚴民始失利矣

今月令戒其侵削或取怨于下若此者行罪無赦蓋亦恐有司苛取以病民乎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行春令則孟冬之時似春凍閉不密地氣上泄也民之流亡亦以發散故也行夏令則孟冬之時似夏夏風多暴陽氣所作風而不寒蟄者亦不得其藏也行

秋令則孟冬之時似秋秋令則寒氣遲故雪霜皆不時降小兵非大軍旅時起金氣勝也土地侵削拳斂所致也

欽定四庫全書

月令解卷十一

宋 張虙 撰

仲冬之月

仲冬者斗建子之辰也漢志云孳萌於子則子孳也

夏正爲十一月

日在斗

十一月之中三統歴云日在斗初度元嘉歴云日在斗十四度日與斗建常相合子與丑合故十一月斗

建子則日在斗斗屬丑也南斗六星冬至之日日在斗此歷家所占以定四時也漢志以仲冬之初在斗十二度後世歲差之法以爲七十五年差一度若爾則日之在斗積久而差殆將入箕矣或謂黃道歲差常不過推盪於星紀三十度之間故邵雍立差法惟於日月交會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只於此處差了歷上當通理程頤以此法冠絕古今案歲差者以恒星考日躔而覺其差冬至日躔所起仍復其故處於黃道本無

差數而恒星則移而東故唐虞時冬至日在虛周末在斗今在箕初矣此求之陰陽虧盈以斷天行非也

昏東辟中旦軫中

辟六星北方之宿軫四星南方之宿辟與軫相望也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黃鍾者月建子之律也仲冬氣至則黃鍾之律應周語云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漢志云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鍾者種也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爲

六氣元也

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

此紀十一月時候也冰益壯則水之冰者愈壯其寒氣增於地上矣地始坼則地之凍者以陽微升而坼其暖氣生於地下矣鶡旦求旦之鳥至是不鳴與虎之交皆以陽生也

天子居玄堂太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此當子上十一月位也

飭死事

孟冬嘗賞死事矣至仲冬又飭之皆所以順天時也人爲國事而死先王之所不忍故從而賞之然國之爲國不免用人於死地所以飭之欲其有死志也此所以人忘其死也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愼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

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

觀此一節聖人奉若天時知閉塞而成冬故凡發撤掩蓋等事一一禁之以固而閉言固而且閉惟恐沮泄地氣有以發天地之房也蟄則死矣民必疾疫疫而繼以喪民亦死矣然聖人之心謂在天有時不可以不順而一氣潛萌於無形又不可不審也夫當黃鍾動而萬物潛起則天地之房固自隱然萌動其氣未嘗不暢非閉塞所可遏於是命之以名其名謂何

曰暢月言其氣之舒暢也他月未嘗特立一名也此見天地之氣於閉塞之中而有調達之理於謹固之中而有發生之意命之以名豈苟云乎哉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熾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

酒之用非一曰公酒曰禮酒曰秩酒以供祭祀以供

賓客以共王及后之飲周禮設官掌之令曰大酋其酒正歟其酒人歟六物之數即周禮所謂酒材也一物不具非式法也必有差貸之患然六物皆具而不得其時則所作未必善當冬而造則時之所宜酒宜寒故作於冬欲其溫故作之於陽生之月夫一酒之用古人致嚴如此固欲其旨也而大禹反惡之何耶惟天下之美物足以溺人禹之兢兢正恐爲其所溺也然則大酋之所作固當遵月令所命而致嚴大酋

之所共又當知大禹所惡而致懼也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此皆謂水神也水之功在天地間大矣聚而爲海達而爲川發而爲源瀦而爲淵澤鑿而爲井泉順盛德之時而祭之所以荅其利也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此章之意惟欲民知所愛務自收歛以爲冬備其有積聚之不收藏馬牛畜獸之放佚此游惰之民也不幸爲人所取上未嘗詰之惡有遊惰也其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於山林藪澤者此勤力之民也野虞於此又教而道之喜其勤力也或有侵盜之者罪之不赦彼游惰之民爲人所取上未嘗加問此勤力之民爲人侵奪上爲之罪其人或置而不詰或罪之而不赦上之人所以示民好惡者如此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慾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此章與仲夏對文夏日長至冬日短至至之言極也夏言死生分冬惟言諸生蕩言生而不言死蓋自生而死如草木昆蟲之類有生於春夏而死於秋冬者顯然可見故言死生分自死而生則起於萌櫱之微初無可見之跡故惟言諸生蕩蕩謂物動將萌芽也夏則戒以毋躁冬以身欲寧繼之皆欲其靜也至於

聲色不徒止之而直欲去之者慾不徒節之而直欲禁之外則養其形而毋勞内則養其性而毋悖凡事一歸於靜又重於日長至之時也凡此以微陽方生陰未退聽爭而未定故待之也月令一篇聖人所以順陰陽之序相天地之宜上焉爲國家計下焉爲民生計至纖至悉無遺恨矣惟未見其所以脩身養心之要蓋至於二至之時見極其齋戒之誠聲色不邇者慾不萌一遵其至靜而無所爲然後知聖人脩身

養心之要誠不茍也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又記時候也以物紀候月令皆然惟仲冬則以微陽
生於地下凡物之生於地下者尤驗注以芸爲香草
以荔挺爲馬䪷方慤引王氏以荔挺亦爲香草葢楚
辭有薜荔亦香草緣木而生也蚯蚓在穴氣動則交
也孟冬水始冰至仲冬而冰益壯陰氣凝涸也微陽
既生則凝涸者動矣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木大竹小大者言伐小者取之而已箭又竹之小者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案今本脫所字據宋本補

罷無用之官去無用之器有塗者有築者無非收斂固護不使汗漫之意月令自入秋來凡所動作施爲無非示收斂之義至冬又從而閉藏矣今於仲月之末反覆之總括之無他以一陽既生物皆嚮榮氣不

可少泄正雷在地中復后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之時惟持養之深則其鋭無挫保護之堅則其鋒不折助天地之閉藏乃所以助天地之發達也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

行夏令則仲冬之時似夏患旱與仲秋同氛霧則旱氣使然雷聲遂先期而發行秋令則仲冬之時似秋

雨汁者水雪雜下以雪雜水如物之有汁謂之雨汁

瓜瓠至秋而堅至冬而成令或不成則民無濟涉之

具孟月行秋令則有小兵仲月行秋令則有大兵皆

金氣勝也行春令則仲冬之時似春蝗蟲之災與孟

夏同水泉之竭陰氣弱也疥癘虛陽作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月令解卷十二

宋　張虙　撰

季冬之月

季冬者斗建丑之辰也漢志云紐牙於丑則丑紐也

夏正為十二月

日在婺女

十二月之中三統歷云日在危初度元嘉歷云日在女十度日與斗建常相合丑與子合十二月斗建丑

則日在女女亦屬丑也女四星

昬婁中旦氐中

婁三星西方之宿氐四星東方之宿婁與氐相望也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

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大呂者月建丑之律也季冬氣至則大呂之律應國

語云大呂助陽宣氣漢志云呂旅也言陰氣大旅助

黄鍾宣氣牙物也

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

此紀十二月之時候也鴈將北矣不曰歸而曰鄉以北非鴈所居也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此當丑上十二月位也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難者所以驅不正之氣邪氣既已難矣若寒氣則非

不正之氣也故有以送之東漢志季冬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又於立春之日立青旛施土牛耕人於門外以示兆民至後世惟存立春之制而無季冬之制矣

征鳥厲疾

征鳥注以為鷹隼似失之拘征鳥猶言過鳥也以寒氣之極凡飛禽之類為寒所逼無雲飛之意行於空中者皆猛厲迅疾也

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冬寒魚不行乃牲定而充肥應鏞云嘗者試而驗之也將薦於所尊敬不敢輕也藥必先嘗膳必品嘗此致敬於君與親也大饗帝則嘗犧牲薦寢廟則嘗魚致敬於天與親也然非必食而嘗之特展視而告全具耳秋祭曰嘗亦謂物已備成嘗而後祭以見其孝也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
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
水始冰水則冰矣而未壯冰益壯冰則壯矣而未盛
至是則無處不冰水澤腹堅則其堅達於水之腹冰
以入入凌室也耦耕二人相耦而耕計謀之也耕必
資耒耜農所舊有故脩之田器泛指鎡錤之類故具
之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季春大合樂固有吹矣季秋又習吹至是大合吹而罷樂所以導和氣至是大合而罷皆所以畢一歲之事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四監郊各有監以受其入也仲夏命之合百縣秩芻以養犧牲矣至是又命之收秩薪柴以共祭祀燔燎之用也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

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十二月之辰在丑曰星紀蓋月當建丑日月星辰之行至此月皆周於故處既會之後於是又分行焉至次年建丑之月復會如初周而復始次舍也紀會也日曰窮日盡於此月曰窮月盡於此星曰回非一星故也數於此而一終數未正終其謂之終蓋幾而近之也以去年季冬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五

日未得正終然數之終乃歲之始時當更始事事物
物悉為變改農事為尤重專者欲其一意於耕稼之
事徭役之則志散而失業尤上之所當戒也
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
之饗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大夫至
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凡在
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
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國之大事在祀莫尊於天地莫親乎宗廟而山川諸
祀次之凡祀無不用犧牲也惟宗廟以芻豢言蓋犧
牲則泛指芻豢則見其畜養之精以同姓之邦共之
所以親宗廟也諸侯之國有小大命太史書列之以
共賦卿大夫采地亦有小大歷而數之則小宰之事
其非采地以其邑之民多少賦之雖然民非神之福
不生雖有邦國采地此賦要由民而出也古先聖王
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唯能成於民則凡普天之下

食土之毛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其祀也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行秋令則季冬之時似秋白露降於秋者冬行秋令則白露降丑為鼈蟹斂藏之氣不厚故反爲妖四鄙入保畏兵之象以秋為金故也行春令則季冬之時似春春則句者出萌者達今冬行春令則生氣蚤至

不充其性所以多傷生不充性疾久不差時運之逆莫大于此行夏令則季冬之時似夏水潦盛昌夏之時也冬行夏令則水潦至於敗國冬者雪之時謂之時雪時雪不降而氷凍消釋盛陽爍之也

乾隆御覽之寶

謄録監生臣張曾壇

謄録副貢生臣沈　燾

謄録監生臣卞爾巖

謄録監生臣范維城